

造餅師傅的喪禮

文潔華

從未有出席過一個如此安寧和平靜的喪禮，不是沒有眼淚和不舍，而是因為明白和欣賞，使認識逝者的親人和友人，微笑追憶。

蘋果皮的傳奇

范舉

內地不少青年人開始自我創業，走創意路線，不需要太高科技，即可把外國的新科技產品升級。例如一種叫做「蘋果皮」的內地最近推出的一款「Red Tooth」的功能外套，可把「Red Tooth」變為蘋果第四代電話。即是說，山寨貨創造了幾千元的價值。

話說觀塘

葉輝

「老觀塘」說：上世紀五十年代，觀塘這是一片爛泥地，沿海濱的小路，在潮退時是唯一的通道了……他所描述的觀塘，對我來說是陌生的，話說四十多年前，我們一家從筲箕灣徙遷到油塘灣，那時才初識觀塘，有一段日子，每天都在觀塘打轉，鮮有走出牛頭角以西，觀塘彷彿就是生活唯一的領土了。

到了七十年代，觀塘好像比旺角還要繁鬧，幾條主要的大街，路邊擺滿了小販攤檔，行人擠得幾乎寸步難移；廉租屋已發展到樂意山，觀塘和牛頭角已連結為一個龐大的地區了。戲院、餐作店、當舖、繡莊、茶樓、涼茶舖等一家又一家地消失了，銀行、超級市場、連鎖店、金舖、快餐店卻愈來愈多了。

「老觀塘」說：上世紀五十年代，觀塘這是一片爛泥地，沿海濱的小路，在潮退時是唯一的通道了……他所描述的觀塘，對我來說是陌生的，話說四十多年前，我們一家從筲箕灣徙遷到油塘灣，那時才初識觀塘，有一段日子，每天都在觀塘打轉，鮮有走出牛頭角以西，觀塘彷彿就是生活唯一的領土了。

說到這，奧巴馬總統既要擴大戰爭的軍費，壓制中國的崛起；又要維持美國人的龐大的福利制度，鼓勵國人先使未來錢，又要投資創新科技，他的「債務不可能封頂」的決策可說是無公司之的評級標準，美國實際已面臨違約的風險。共和黨的發難，使得奧巴馬毫無招架的餘地。今後全球經濟排名榜，將會大執位，中國在十年後可能已經成為世界生產總值第一的國家。

詩歌時代

上世紀80年代的一個下午，我站在北方某個大城市的中心地帶，望着滾滾的人流和車流，突然感到自己卑微之極。於是，我暗暗下定決心，絕不能像螞蟻般默默地生默默地死，要使自己的名字流傳千古。可是，怎麼才能進入不朽者的行列呢？經過短暫的思考，我決定繼承荷馬和屈原的事業，爭取做個偉大的詩人，讓十萬年後的少女含淚閱讀我的詩篇。

現在看來，這個近乎愚蠢的決定改變了我的一生。作為分數很高的理科考生，我上大學時本來可以選擇計算機軟件等熱門專業，擁有美好的前景，但卻最終選擇了哲學系。這樣做僅僅是為了有更充足的時間寫詩，與哲學的重要性毫無關係。不少人對我這個古怪的決定表示惋惜，認為我犯了比喜馬拉雅山還大的錯誤，我則不無鄙夷地想：「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？」

辦完入學手續的當天晚上，我以朝聖者的姿態仰望中文系所在的宿舍樓。那裡生活着幾個大名鼎鼎的青年詩人，他們都是我未曾謀面的偶像。現在，本人就要與他們同場競技，參與他們所熱愛的詩歌事業。自豪感驅使我，我於夜色中悄然完成了拜師禮。這是無人見證的秘密儀式，標誌着我的詩歌時代正式開始。從此以後，那座以詩人眾多聞名的大學城多了個忙碌的詩歌學徒。除了勤奮地寫詩外，我還參加所有與詩歌有關的活動，力圖讓自己的形象從芸芸眾生中凸顯出來。也許是天生的叛逆性格在作怪，我第一次參加詩歌朗誦會就造成了混亂。那是個週末之夜，我帶着剛剛寫成的《馬雅可

夫斯基致中國的某些詩人》興奮地來到了位於文科樓最高層的朗誦會現場。當時，台上一個男性校園詩人正在起勁地朗誦關於女人的詩：

穿紅衣服的女人
火一樣的女人
我愛的女人

這些詩句刺傷了思想樸素的我，憤怒在我周身蔓延——詩歌應該關注曠野中的大生命和社會中的芸芸眾生，這種以小男人和小女人為主題的小詩歌正在毀滅繆斯的事業。恰好，《馬雅可夫斯基致中國的某些詩人》諷刺了這種現象。於是，徵得主持人的同意後，身穿藍色中山裝的我激情洋溢地登上了台。為了加強朗誦的效果，我一邊高聲朗誦（因激動而有些結巴），一邊用手錘擊面前的桌子（模仿某些領袖人物），還根據現場氣氛增加了更富諷刺性的句子（如稱剛才那位校園詩人為「穿連衣裙的男人」）：

馬雅可夫斯基
致中國的某些詩人
不要不分性別地穿連衣裙
滿足於
風花雪月
無病呻吟
應該學會關心
田野中懷孕的玉米
城市裡投節的樓群

這些方法果真奏效，整個大教室沸騰了。有人拚命鼓掌，有人笑得前仰後合。當我的朗誦結束時，

會場裡響起了更為熱烈的掌聲和嘈雜的喝彩聲。不過，從人們的表情可以看出，他們所歡迎的不是一個英雄，而是位喜劇人物。確實如此：半年後我在路上碰到某位參加過該場朗誦會的女生，她依然笑得直不起腰來。

成為喜劇人物並沒有阻礙我親近繆斯的步伐，我懷着對不朽的渴望繼續寫作。詩佔領了我的全部生活，萬物都在無數失眠的夜中都進入了詩歌。理髮店的女工、廣場上的人群、在走廊的盡頭抽煙的男子、江河大地、微生物相繼在我的詩中出現，獲得了第二次生命。寫詩令我晨昏顛倒，也使我的生活充滿光明和激情。各種可能會出現的美好前景牽引着我，使我無視退稿和貧窮而樂觀地生活。現在回想起來，我雖然沒有買島那種苦苦推敲的嚴肅精神（我常常一天就寫幾首詩），但寫詩給我帶來的痛苦並不比他少。（不知道買島先生是否失眠？）在我寫詩的最初日子，退稿信幾乎和投稿信一樣多。嘲笑聲在四周響起。我邊默念「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！」這個似乎具有魔法的句子，一邊繼續瘋狂地構思、推敲、磨寫。最終，轉機出現了：我的詩歌開始稀稀拉拉地出現在報紙和雜誌上，有的還獲得了不大不小的獎。我成為校園裡小有名氣的詩人，經常以領袖的姿態向崇拜者揮手致意。與陌生的詩歌愛好者見面時，人們會熱情地介紹說：「這就是校園詩人王曉華。」受到鼓舞的我頻繁地奔走於編輯部、學生宿舍、朗誦會現場之間，心中充滿了創造神話的激情。以我為社長的詩社成立了，我毫無民主精神地封官加爵（當然並無實質意義）。我和詩社成員邊頻繁地策劃「六色雨詩會」之類的活動，邊討論如何像攻打敵軍陣地一樣佔領全國的詩歌刊物。那時，我覺得自己不僅是詩人，還是戰略家。



然而，我充滿喜劇性事件的詩人生涯卻悲劇性地收場了。雖然我在校園裡已經名聲響亮，但成為大詩人的前景卻遲遲沒有出現。刻苦的寫作似乎僅僅證明了我不是寫詩的料，我顯然難以通過文學進入不朽者的行列。信心開始搖搖，痛苦逐漸增加。終於有一天，一個決定性的事件結束了我的詩歌時代：我在書店裡捧讀聶魯達的詩選，先是被他巨大的詩才所震驚，繼而發現了自己在這個領域的無能，最終決定將自己放逐出詩歌王國。這個事件對於我來說無異於天塌地陷。一直支撐我的烏托邦崩潰了，青史留名成為夢想，我只能接受螞蟻般卑賤的地位。沒有人能夠細微地想像我當時的痛苦。我也只記得自己恍惚地走出書店，騎着沒有開的自行車飛馳在馬路上，對迎面開來的公共汽車視而不見。在此後的半個月裡，我陷入無邊無際的黑暗中，處於混沌的準死亡狀態。

不過，這種狀態僅僅延續了半個月。我很快又想起了哲學，做起了思想家之夢，順理成章地由詩歌時代過渡到哲學時代。

（作者為深圳大學文學院教授）

有狗權有公理

一網打盡 楊振輝

上週統計署公佈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第四十八號報告書，媒體報道焦點都集中在有關吸煙的情況。卻忽略了另一個存在多年，在執法不嚴下部分市民知法犯法的情況。房屋委員會轄下的資助房屋小組，於二〇一〇年九月二十五日已作出對公屋飼養寵物的規定，除當已按規定登記外，依公屋租約條款一律禁止飼養犬隻。翌年三月一日立法會的房屋事務委員會上，官員亦提供進一步資料，表示獲准繼續養狗者佔他們終老的租戶，佔當時公屋租戶約百分之二。

不過上週統計署公佈，飼養狗隻的公屋單位有一萬五千六百戶，佔公屋租戶百分之二點二。在資助出售單位內飼養狗隻的就有一萬八千六百戶，佔全部單位百分之四點七。目前公屋把非法飼養狗隻行為納入扣分制，指定期間扣滿分，租戶要把單位交回。當時規定狗隻死亡後不得續養，即使所有狗隻長命百歲，百分比不降反升。是執法不嚴，抑或扣分制有阻礙性有檢討必要。

英國現代雕塑

記憶後書 鄭政恆

幾個友人在香港文化博物館看了「英國製造——英國文化協會當代藝術展 2001-2010」，意見紛紛。我卻想起半年前在倫敦皇家藝術學院看的「英國現代雕塑」展覽。

「名牌」美鈔

生活語錄 吳康民

記得在上世紀四十年代後期，蔣介石國民政府在大陸搖搖欲墜，國民黨軍隊兵敗如山倒。經濟凋敝，民不聊生，國民黨發行的「國幣」一日三萬。我親歷到小飯館吃飯，第一碗飯和第一碗飯價錢就不一樣。我親眼見過街頭有人騎單車在車尾懸掛着一大疊「大銀的國幣」，也不怕有人來搶。「國幣」不值錢，後來蔣介石政權又改發「金圓券」，以「金」字作招牌，但也不頂事。又發「銀圓券」，以響噹噹的銀字作號，最後徹底完蛋。

不過那時美鈔的銀字作號，最後徹底完蛋。所以會想起這段往事，就是想說，靠印刷機器來印鈔票，解不了當年國民黨的政治危機，解不了國民黨政權的滅亡命運。但是現在美國人也是靠大量印刷美元鈔票來填補債務。同是開動印刷機，為甚麼蔣介石的「國幣」應聲而倒，而美鈔卻仍然通行世界，連香港今天仍要堅持與美元掛鈎的聯繫匯率不變？

王曉華

當然這些國際上複雜的經濟現象需要經濟專家來加以解釋。但是我可以簡單地說一句：因為美鈔是「名牌」！